東國通鑑

二十

共二十九

乙亥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七

高麗紀

忠烈王

諱昛古諱諶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性寬厚喜怒不形幼嚮學讀書知大義然溺於宴樂昵近羣小父子構嫌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三

元年（宋孝恭帝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冊公主為元成公主宮曰敬成殿曰元成府曰膺善置僚屬以安東京山府為湯沐邑○遣門下侍中

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表奏曰小邦近
因掃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户收加以征討
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
種旱旱晚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況兵傷水
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
息也若復舉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
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款○二月大府卿朴
褕上疏曰我國男小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
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
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令臣僚許娶庶妻隨

品降殺其數至於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
妻所生之子得仕于朝皆比適子怨曠以消
人物不流戶口日增矣褕嘗言東方屬木木
之生數三而成數八奇者陽也偶者陰也吾
邦之人男寡女衆理數然也遂上此䟽婦女
聞者咸怨且懼時宰相有畏其妻者寢其議
不行○以王生日為壽元節○元遣蠻子軍
一千四百人來分處海塩白三州○三月元
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
河文著來○以耽羅戍卒缺少募人授爵以

遣○王及公主幸北山洛山寺自是屢幸寺
院○夏四月以帑藏匱竭科斂白金有差以
充使客之求○五月王聞詔使來出迎西門
外王既尚主雖詔使未嘗出城而迎舌人金
台如元省官語之曰駙馬王不迎詔使不為
無例然王是外國之主也詔書至不可不迎
至是始迎之○摂事于景靈殿籩豆缺假内
殿淨事色以祭○西海道都指揮使言本道
貢賦近多逋欠按察使及守令之罪也左右
倉考正別監與同罪請皆罷職徙之既而因

左右請復其任○知太史局事伍允孚言國
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戊日爲社按宋舊曆及
元朝今曆皆以近戊日爲社自今請用近戊
日從之○達魯花赤黑的禁人挾弓矢○罷
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宣以
盧景綸爲按察使時鷹坊吳淑富等恃勢肆
暴戩及佐宣疾之不禮淑富等歸告王曰按
察使及長興府副使不飼鷂致死王怒有是命
後承宣李汾成言聽淑富之言罷戩等豈不
有累聖德淑富多行不法戩等不從其欲故

来譖耳王曰予固疑之姑待戩来言耳名景
綸曰毋以安戩故懼有籍宣旨為不法者輒
以聞因問汾成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
曰今僧徒僕隷凡有所欲皆托左右以受宣
旨官吏無問是非皆從之弊豈少哉且人臣
豈欲抗其主乎人主屈於臣乃盛德也王然
之○六月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
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褐以白紵之
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從之○遣元
卿等如元進鷹○初作宣傳消息舊制凡命

令徵求必下宣旨自即位以来宣旨頻煩州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請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巽下諸道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郡苦之鷹坊吳淑富方文大等遂自草消息因李貞白王以羅州長興府管內諸島及洪州曲陽村民戶悉屬鷹坊其善捕鷹者所在皆免徭役聽淑富等指揮王亟命施行承宣崔文本言淑富等所至虐民逞其所欲按察守令懲安戩辛佐宣無敢誰何且屬鷹坊者悉免

徭役國家安所調發請勿遣淑富等臣以消
息諭諸道按察使亦可辨也不從貞本屠狗
奴也以勇力為金俊子柱所愛柱敗逃匿免
死及王即位為乳媪女壻遂自寵○王問李
汾成曰寡人聞中郎郎將皆言軍旅之事則
委於我輩按察守令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
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
才如民事者盖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
者無論東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自庚癸
以来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始以武官

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言於王曰外寄東班之仕路也故東班必補外然後得授朝官西班則循次以進何必求之寄遂不補外至是武官托王左右請復之且故事政房員每當除授晨入幕出于謁填門自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王不豫放二罪以下承宣洪子藩言去歲既下宥旨令而復下不亦數乎恐犯罪者益衆京中見囚請以口傳宥旨諸道令祢恩別監傳令放之可也從之

史臣曰洪子藩謂宥旨數而犯法者衆其言是矣然請以口傳放曰何哉使犯法者得脫宣旨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籍口傳釋法司罪囚未必非子藩啓之也

秋七月遣府兵四領戍濟州○達魯花赤黑的還元宗之復位也黑的奉詔而來性譎詐難信及為達魯花赤甚倨王屢抑之不敢肆其志及是告歸王與公主留之不聽○遣同知樞密院事許珙將軍趙仁規如元賀聖日公主恐黑的讒搆遣式篤兒偕往覘其所為

○八月定朝官服章宰樞以上玉帶六四以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九月令省臺各進直言○元遣使與劒工古内來古内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丁酉王子謜生○冬十月元遣岳脫衍康守衡來詔曰爾國諸王氏娵同姓是何理也既與我爲一家自宜與之通婚不然豈爲一家之義且我太祖皇帝征十三國其王爭獻美女良馬珍寶爾所聞也王之未爲王也不稱太子而稱世子國王之命舊稱聖旨今稱宣旨官號之

同於朝廷者亦其比也又聞王與公主日食
米二升此則宰相多而自專故耳凡此皆欲
令爾知之非苟使爾貢子女革官名減宰相
也黑的來言爾國事非一并不聽許爾其知
之○改定官制○以金光遠爲慶尚道都指
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也○十一月
遣僉議賛成事俞千遇如元賀正告改官制
獻處女十人○分遣部夫使于諸道摠郎金
晅如全羅道行至菁好馹全羅道按察盧景
綸驛輸內膳于京甚夥私膳居半晅取私膳

輸之國庫景綸壻金天緒適為水原掌書記取以為獻景綸又訴於王王免晅官以宋由義代之尋貶晅為襄州副使○元遣使来作軍器以起居郎金磾偕往慶尚全羅道歛民箭羽鏃鐵○十二月置盘纒色令中外臣民出銀及学布有差○貞和宮主宴賀公主生男宮人布席于東廂王曰不如正寢宮人不請于公主就正寢寘平床為公主座式篤兒曰平床之坐欲使同於宮主也公主大怒王遽令移席西廳盖舊有高榻也及宮主觴于

公主王顧而目之公主曰何以白眼視我耶
宣以公主跪於我乎遂命罷宴○遣將軍高
天伯及式篤兒如元請以明年親朝式篤兒
將行謂大將軍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
事如何則可公秀曰伉儷之間妬媢之言何
足上聞君既奏之公主後悔將何及已式篤
兒然之○監察司劾監察提憲許珙軍簿判
書康允紹珙其妻死更娵娼女養於家者允
紹起於賤隷故皆為監察司所論允紹又自
出視事劾免之○遣帶方公澂率衣冠子弟

十人如元爲禿魯花○都兵馬使以國用不足許人納銀拜官以所納多少爲差○元遣中書員外郎石抹天衢爲副達魯花赤

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 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羣臣賀正于王用幣命賜内帑銀紵支其費歲以爲常元元帥忻都達魯花赤石抹天衢各献馬○乙亥設法席于普濟寺爲帝祝釐每值聖甲日行之時謂之乙亥法席○王及公主獵于猫串○三月王及公主幸昇天府觀潮○王以小君中郎將滑驕恣剃髮爲僧初王爲

太孫時納崔頙婢生滑公主亦愛之如嫡出
入禁中嘗賂康守衡欲襲王宿衛于元○改
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先是達
魯花赤詰之曰稱宣旨稱朕赦何僭也王使
僉議中贊金方慶左承宣朴恒解之曰非敢
僭也但循祖宗相傳之舊耳於是改焉○閏
月僉議府上言近者內僚微賤者皆以隨從
之勞許通仕路混雜朝班有乖祖宗之制請
收成命王怒欲觀其所爲陽許之旣而復取
其狀僉議府不即從王囚詔文主事命右正

言李仁挺勿視事竟取其狀批曰勿改成命
國制内僚之職限南班七品如有大功異能
尺加賞賜未有至五六品者元宗朝始通其
路然拜將軍郎將者不過一二及忠烈即位
内人無功者拜豊官髙爵腰鞓帶黄至子孫
許通臺省政曹者甚多若别將散員不可勝
數○有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曰右正言李
仁挺與百餘人潛謀欲殺達魯花赤達魯花
赤枷鎖仁挺尋知誣釋之仁挺性强抗凡拜
官者必究功過未嘗苟署告身人多怨之○

王與公主獵于天壽寺南郊○吐蕃僧自元來自言帝師遣我為公主國王祈福宰樞備旗蓋迎于城外其僧食肉飲酒常言我法不忌酒肉唯不通女色無何潛宿倡家又請王作曼陁羅道場令備金帛鞍馬雞羊用麵作人長三尺坐之壇中又作小麵人麵燈麵塔各各百八列置其傍吹螺擊鼓凡四日僧戴花冠手執一箭繫皂布其端周麾而雀躍車載麵人令旗者二甲者四弓矢者三十曳棄城門之西公主施錢甚厚其徒爭之訴曰僧非

帝師所遣佛事乃其僞作公主詰之皆服遂
黜遣之○元遣楊仲信賫幣帛来為帰附軍
五百人聘妻王遣使諸道捜寡婦處女○夏
四月置帰化部曲蘊復别監先是臺省論寇
城人趙阡殺守應賊之罪降為帰化部曲郡
人朴義以養鷹嬖於王賂左右白王曰寇城
大邑貢賦甚多降為部曲而無鎮撫者恐其
民流散莫能禦也故有是命○耽羅星主来
朝命序朝臣四品之下○五月知僉議府事
致仕張鎰卒性温恭正直善屬文優於吏才

○壬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公主取黃金塔入內其裝嚴多爲忽刺歹三哥等所竊公主將毁用之王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僧乞還金塔公主不許又令忽刺歹括大府寺銀入內○寘通文館令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習漢語時譯者多起微賤傳語之間多不以實懷姦濟私宰相患之叅文學事金坵獻議置之○六月左司議大夫金周鼎上書論廉使守令勤怠貢賦輕重不一鄉吏附勢逃役等事請令

究理王納之爲左右所沮事竟不行○密直
副使崔文本卒文本性高倨沈重不苟俯仰
有大臣體○叅文學事俞千遇卒千遇性聦
敏多機辯金敞薦于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
可人也置之政房久典機要多受人饋遺致
富饒嘗爲吏官不修史草曰當時國家事皆
晉陽公所爲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世
耶○秋七月以柳璥爲僉議侍郎贊成事○
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
上書中書省曰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明敏

清平百姓德之瓜期已滿乞令留任陪臣金
方慶佐官軍攻破珍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
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乞賜虎頭金牌用
勸者来◯八月王與公主獵於德水縣縣東
北有馬堤山王嘗命構草屋數間及是王率
忽赤鷹坊親御弓箭鷹鶻縱横馳鶩父老見
者嘆息◯王獵于昌樂院◯湞州吏金還得
母於遼陽以歸初高宗末蒙古兵来侵還母
與季子德獜被虜時還年十五晝夜呼泣聞
被虜者多道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有百丘

習成自元来呼滇州人於市三日適還友旋
善人金純應之成授還母寄書云予生到某
州某家為婢還見書痛哭欲往贖母賫白金
與本國譯語孔明歸北州天老寨尋訪於軍
卒要左家有一嫗衣懸鶉蓬髮垢面還見之
不知其為母也嫗備言鄉貫屬籍而曰德獜
隨我到此已十九年今在西鄰天老家為奴
還聞之下拜涕泣母握還手泣曰汝真吾子
耶吾謂汝為死矣要左適不在還不得贖乃
還東京依別將守龍家居一月與守龍復往

要左家請贖要左不聽還袁乞以白金五十
五兩贖之以歸德獜送至東京泣曰今雖不
得相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母子相掩
泣不能語會中贊金方慶回自元至東京召
見還母子稱嘆不已言於摠管府給引厨傳
送至濵州其夫大宗衍亦無恙相見而喜遂為
夫婦初如其父子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劇倒
地後六年天老之子携德獜来還以白金八
十六兩贖之未數年盡償前後所債白金與
德獜以孝終身焉○九月王與公主獵于馬

堤山○復葬世祖梓宮于昌陵太祖梓宮于
顯陵初遷都移葬二梓宮于江華至是皆復
舊陵○冬十月元遣忽刺歹命王及公主以
明年五月入朝又罷合浦鎮邊戍梢工水手
又令西海道歸附軍自耕而食○金方慶還
自元方慶至元奉獎禮畢上殿亡宋幼主後
至二人執袂前導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有
司請方慶與宋群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
歸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福王於幼主
大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上其餘皆下坐

又曰金宰相有軍功賜虎頭牌東人帶金符
自方慶始至是還王出城以迎○親祫于大
廟上謚冊宥境内初公主亦欲與祭伍允孚
曰大廟祖宗神靈所在也恐有不測之虞公
主懼而止○十二月丙子夜有人投匿名書
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又呼於道曰有衣
則衣有食則食勿為他人所得明日達魯花
赤以告王及公主其書誣曰貞和宮主失寵
使女巫呪咀公主又齊安公淑金方慶李昌
慶李汾禧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

復入江華公主遣忽刺歹三哥車古歹等因貞和宮主封府庫天衢亦因淑及方慶等四十三人召宰相雜問之又諷公主親鞫諸囚於宮庭公主將從之翌日柳璥與諸宰相請見公主曰近世權臣執國命若有告人以罪者事無虛實罪無輕重即加誅戮若列草菅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蕩除此輩而使公主來莅東方臣等以為無辜之禍無從而起今者達魯花赤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我國人物衰耗而官軍屯於四面誰敢有意

於逃竄乎無名之文奚足取信且貞和宮主
呪咀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妄堵恚
感帝德彼若以私憾呪咀公主神而有靈背
德之禍必反乎甭璥涕淚交下言甚切至左
右莫不潸然公主感悟皆釋之○遣將軍高
天伯及忽刺歹如元上表曰今者達魯花赤
持匿名書來示言有四十餘人聚謀復入江
華若其所言誠或有據固宜當面而露告何
乃匿名以陰挨此必有憾於國有怨於人妄
飾而為之者耳所錄四十人中有身沒已過

五年者則其誣妄可驗也乞降明斷自今逜
名文書悉令勿論○公主將修宮室請工匠
于元發諸道丁夫伐材輸之京城凍餒死者
相繼○郎將王淯宗室疏屬也廣平公譓奪
其奴婢淯嚮密直金侁訟而得之後征倭溺
死譓献其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
婢與譓奴婢連婚接派者幾三百人公主并
取之譓扣頭宮門請還之不許有一尼獻白
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
云前所未覩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

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遺我如何厄愕然不得已納焉公主嘗以松子人蔘送江南獲厚利後令遣宦官求之雖不産之地無不徵納民甚苦之

三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命中賛金方慶公除妻母服宰相除服古無其例時軍國務繁始有是命

史臣李齊賢曰三年之喪五服之制先王所以節無窮之意俾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企而及焉國家約日給暇失禮已甚而況

權宜從吉後行其服者乎
以金方慶為世子師柳璥為傅元傅為保金
坵為貳師許珙洪祿遒李汾禧韓康為調護
○賜公主怯怜口等姓名忽剌歹為印侯三
哥為張舜龍車忽觧為車信職皆將軍式篤
兒為盧英五十八為鄭公皆中郎將屬之內
侍怯怜口者華言私屬人也○壬寅冊子謜
為世子○王與公主觀燈于奉恩寺宰樞不
及王怒囚僉議府吏既而使右丞旨薛公儉
語宰樞曰公主請我夙駕而卿等後至恐公

主責我且囚府吏卿等毋以我為蹂也○二月僉議府言公主怯怜口及内僚廣占良田標以山川多受賜牌不納祖稅請收還賜牌不聽○令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豆有差以充洪茶丘軍馬之需○洪茶丘引兵將入境元召還又勑還歸附軍五百人擧國皆喜○遣國學直講崔諹採金于洪州稷山旌善役民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七十日得金七兩九分○夏四月中郎將曹允通還自元允通初以善碁被召帝謂曰世傳人參出汝

國者甚佳汝能為朕致之手對曰若使臣採之歲可得數百斤帝命遣之自是允通歲廵州郡蒐民採參或小有朽敗或非地産而未及納期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以將入朝又公主將免身下宥停修宮闕○五月王邀達魯花赤觀獵李槢語人曰始謂尹秀輩以鷹鷄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生拔鵾鵲腹背毛而放之縱鷄啄食觀以為樂此非篤好其忍視耶○秋七月觀候署言按道詵密記稀山為高樓多山為平屋我國多

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来非惟宮闕不高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恐將有不測之災王納其言伍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有悔恐被不言之罪故言之是日王暴得疾至夕彌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鷂又曰凡可以禳禳者臣等無不盡心惟興王寺金塔在宮中請還之公主皆許之王大喜使承旨李尊庇還金塔于興王寺○遣密直副使朴恒如元

賀聖節上書中書省請以兵粮給耽羅合浦屯守軍又請罷鑄劒採金貢參等事○王疾稍間移御天孝寺王先行公主以陪從寡少怒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王投帽其前遯印侯罵曰此皆汝曹所為予必罪汝公主怒稍弛至天孝寺又以王不待而先入且詬且擊欲還竹坂宮時正郎廉承益以浮屠神呪得幸于王侍疾進謂公主曰王疾之愈幸賴佛力而公主之怒若有魔障使之以間兩主之懽也公主乃止承旨李槢曰廉

郎中無實之言亦有可用文昌裕謂薛公儉曰辱豈有大於此者乎槢即洽成也○元來匠提領盧仁秀使張舜龍告公主曰宮室之修既罷盡歸我乎公主大怒詰宰樞曰我只罷役徒耳奈何亦遣工匠乎宰樞曰罷役是日官之言臣等何知公主益怒曰豈蔑視我耶必懲一宰樞以警其餘宰樞難其對李槢曰嚮者臣等以王疾篤請罷役修省幸而見聽工匠妄意役罷辭去耳今召而復作何晩之有公主意解既而日官又面請勿構三層

閣公立不聽蕣諸道役夫督之愈急〇内竪
梁善大守莊等告曰慶昌宮主與其子順安
公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欲使琮尚公主
爲王王命李槢印公秀李之氐印侯張舜龍
鞫問終同命中贊金方慶密直使許珙監察
侍丞趙仁規等訊慶昌宮主及琮不服翌日
召琮親訊宰樞詣宮門請釋慶昌宮主及琮
罪王問宰樞曰籍琮母子家如何贊成事柳
璥對曰累加鞫問琮不服慶昌宮主則曰非
敢呪咀但問禍福於終同耳然則告上國得

請然後籍之可也旣而公主請籍之王曰宰
相以爲不可公主強之不得已從焉初元宗
愛琮賜以貨寶無筭至是公主盡取之遣仁
規如元告琮呪咀事○散貟田裕訴于王曰
臣昨以捕鷂過安東司錄金鋌曰鷹坊已罷
何爲到此待臣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
鷹鷂王怒語李槢曰此事何損於宰相而禁
之乎欲罷鋌對曰裕籍捕鷂侵擾百姓閭閻
下縱鷹鷂自恐得罪言此以試其意耳王然
之○九月王與公主獵于馬堤山○趙仁規

還自元帝命順安公母子事任王處置於是
廢慶昌公主爲庶人流琮及終同于海島○
丁未還宮時王耽于遊田文昌裕李之氐言
獵騎踐蹂禾稼民多怨咨盍亟返從之○冬
十二月流南京副使崔資壽司錄李益邦于
海島旣而釋之監察侍丞將軍趙仁規使管
下軍介三誘南京民八人爲捉獺户民之逃
賦者多附之歲納獺皮于公主宮而半入仁
規家益邦因介三訊之仁規訴公主曰南京
官吏裂宮旨擲地公主怒遽繫益邦資壽枷

于市遣将軍林庇鞫問庇具得其實以復公主悉還民元籍竟流二人尋釋之○前大将軍韋得儒中郎将盧進義等誣告金方慶謀反時方慶以中賛當國又受虎頭金符為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下将士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横行中外而不之禁又第征倭軍功爵賞頗不均人多觖望得儒嘗從東征左軍使金侁為知兵馬事侁溺死方慶以不救主将罷其職進義從攻珍島不力戰掠取人財産方慶沒入于官由是二人怨方

慶謀陷之乃譖於忻都以為方慶與子忻壻
趙忭反孔愉羅裕韓希愈安杜貞等四百餘
人謀去王公主達魯花赤入據江華以叛讒
構多端忻都與石抹天衢告于王王命贊成
事柳璥元傅等與忻都天衢雜問之乃知誣
妄止論希愉等十二人藏甲之罪杖而釋之
○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為征東都元帥
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 元至元十五年）春正月以西海道轉
米給元帥洪茶丘軍又令百官出芻豆餉忻
都茶丘軍○叅知政事朴松庇卒松庇起軍

伍與金仁俊誅崔竩累遷至大官性寬洪不
與人爭功〇二月流侍中金方慶于大青島
先是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聞方
慶事請中書省來鞫忻都亦嘗遣其子吉丏
以韋得儒言奏帝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
與忻都茶丘復鞫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鐵
索圈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
終日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王謂茶丘曰向
與忻都已鞫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會郎哥
丏還自全羅道茶丘等復問方慶父子王引

郎哥歹同問郎哥歹曰我將還朝帝若問東方事當以所聞見對茶丘頗詘至是又鞫之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亡滅哉吾寧枉死不能誣服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而復蘇者屢矣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時日大寒雨雪不止王亦疲於問訊若使方慶服辜則罷止一人之身法當流配耳於國何有王信之且不忍視語之曰卿雖自首天子仁聖將明其情僞而不寘於死何至自苦如此方慶曰不

圖上之如是也臣起自行伍致為宰相肝腦塗地不足以報國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以蔵甲為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餘皆釋之方慶之流國人皆遮道泣送○遣將軍印侯如元奏流金方慶○以韋得儒為上將軍盧進義為將軍茶丘請之也○右司議大夫鄭興師職歸羅州時李汾禧兄弟附茶丘醞釀金方慶之罪興恥與同朝乞歸養母王慰諭遣之尋召還○令境内服元衣冠時

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
左丞旨朴恒呼執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剃
○三月印侯還自元帝召還洪茶丘命王入
朝先是茶丘遣人誣奏帝曰金方慶積穀造
舡多藏兵甲以圖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
之地寘軍防戍亦於州郡皆寘達魯花赤方
慶及子壻家屬悉送京師以充臧獲收其田
租以供兵粮及侯至帝問方慶藏甲幾何對
曰四十六部耳帝曰方慶恃此謀叛予高麗
州縣之租皆漕輸王京造船積穀又何足疑

又方慶起第王京如謀叛何必起第遙令茶
丘還来國王亦可来朝自奏◯韋得儒盧進
義言於茶丘曰國家設談禪法會所以咀上
國也茶丘以語石抹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
亦遣将軍盧英中郎将李仁如元平章哈伯
曰此何足上聞汝其歸矣王来自奏耳◯遣
将軍張舜龍中郎将白琚如元告以入朝王
嘗謂大臣曰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
事親之禮遣使請與公主入朝以術家言止
及得儒進義告變方悔之命有司促装各道

國贐馬未至令州郡事審官先納馬馬價湧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忻都茶丘各以馬贐王且設祖宴白王曰帝問金侍中事在王所奏如何耳○時無功有世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趣之不從其人銜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丞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王望見意僉議府狀大怒叱退尊庇命忽赤崔崇械司議白文節金晉給事中金之瑞等以來尊庇欲辨復進王疑求郎舍責止之即罷文節等官尊庇厲聲曰上不察臣

心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氐進曰尊庇所白者監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一忽赤夜縛諸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悔遂釋之○公主之將如元也召宰樞令卜日作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於人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而笞之柳璥曰今使臣等領造成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聖意今日官曰寧斫臣頭不敢卜日此無他愛君以誠不顧其身耳臣待罪宰相聞其不

利於人主忽使赵士功耶請備材瓦待大駕還作之未晚也公主默然而止允孚竟不肯卜日公主怒欲流之王不得已免其官○嘉林縣人告達魯花赤曰縣之村落分屬元成殿及貞和院將軍房忽赤巡軍唯金所一村在耳今鷹坊迷刺里又奪而有之我等何以獨供賦役達魯花赤曰若此者多矣非獨汝縣也將使巡審各道以蠲其弊請王差官偕往乃以摠郎金晅為推考使宰樞白王曰達魯花赤使人巡審各道俱得其實以報朝廷

非細事也乞還籍民以歸本役王從之公主不肯乃止〇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盧進義等從王入朝進義道死先是張舜龍白琚還自元謁王于道曰帝勑方慶得儒等入朝對辨王議于從行臣僚李汾禧李槢曰忻都茶丘本不欲此事之辨今雖據聖旨彼必以無勑文不聽不如入朝更請而後召之皆曰帥府不聽豈非違聖旨乎其罪益重我則有辭矣乃遣舜龍名方慶等國人素疑汾禧兄弟貳於茶丘至是益信舜龍以方慶父子得

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進義舌爛而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得儒聞之遂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王次義州時西北諸州皆附東寧府惟義靜麟三州不附迎迓供頓勝於他州○五月元帥忻都遣也速塔兒白王曰我居王國七年于今未有一喜惡則已多惟望王善奏尋北還○六月辛酉王至元帝遣皇子脫歡迎之親設宴慰之公主以世子見皇后及太子妃妃名之曰益智禮普化○忻都奏帝曰高麗宰相多占匿民户免避賦役

請禁之又請罷諸領府為軍帝曰汝與國王
議奏耶曰否帝不許忻都見王議其事王不
對忻都頗憤恚○韋得儒至元死王上書中
書省辨得儒進義誣罔會得儒亦病死人以
為天誅○秋七月王謁帝奏曰向聞車駕北
征表請悉索弊賦以助征陛下以地遠不許
臣今入朝請躬備戎行以報聖德帝笑曰北
方人以左許撓邊今已奔潰矣王又奏曰日
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
船積穀聲罪致討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

人奏之王又曰陛下降以公主撫以聖恩小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若在臣之為國不亦難哉如茶丘者只管軍務至於國家事皆欲擅斷其置達魯花赤於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國必欲置軍於小邦寧遣韃靼漢兒軍請召還茶丘帝曰此易事耳有間曰惟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強衣食皆請於臣昔有一君嗜羊肉其臣與之則食不與則不得食宋度宗時賈似道擅權使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而畏臣

去其寵妾弑王之父王何不免林衍擅立耶
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誘如此而能治國則固
善如不能可不愧乎對曰茶丘之妾言也帝
曰非惟茶丘之人多言之汝可與宰相擇所
以善持國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姦人以金方
慶為謀叛此乃有憾者所譖也後有若此不
法者臣請罪之帝曰汝其識哉顧謂左右曰
可亟召茶丘還又問忻都何如對曰忻都韃
靼人也可則可矣然茶丘在則與高麗軍妄
構是非雖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與高麗

軍皆還于朝以韃靼漢見軍代之帝曰可王語平章哈伯曰王京達魯花赤秩滿郎哥歹嘗往来小邦請代之哈伯以奏帝曰安用達魯花赤爲困悶康守衡曰高麗服色何如對曰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日時以高麗服將事帝曰人謂朕禁高麗服豈其服乎汝國之禮何遽廢哉○哈伯謂康守衡趙仁規曰昨有勑其議可以安集百姓者来奏王遂命宰樞與三品以上議之皆曰罷處干委以賦役可也處干耕人之田帰租其主庸調於官

即佃户也時權貴多聚民謂之處干以逋三
税其弊尤重守衡曰必以點户莽哈伯又使
人問宰樞曰忻都云帝令高麗島居人出處
陸地高麗復使島居而差句當使有諸朴恒
對曰至元七年我國復都古京因朝旨也其
諸島之民則未有使陸處之命但以三别抄
叛居珎島耽羅其忠清西海諸島去賊遠者
令安堵自若全羅慶尚近賊諸島人使出於
陸避其擄掠耳曰島民乘舟成隊往来如其
生事何恒曰島嶼之人衣食魚鼈往来漁釣

非官司所當禁也且朝旨有以命小邦者皆
下帥府及達魯花赤忻都住塩州已久西海
諸島如喬桐龍媒與帥府相望忻都何坐視
而不使之出陸耶此其無朝旨也明矣哈伯
不敢詰○王上中書省書曰小邦姦佞之人
欲釋宿憾飾辭妄告或投匿名書謂之謀叛
管軍官達魯花赤因而拷問騷擾一國令
後如有似前告訐者請自躬詰申覆都省無
令官軍驚動百姓又有惡人謀撓國家每以
還都江華籍口請使種田軍入處江華以塞

讒言之路東征元帥府報都省云高麗人多乘無劄子鋪馬又有乘船成隊往還恐叢事釁以此領軍四百置脫脫禾孫於全羅然小邦曾奉省旨國内往来之人許國王自給劄子自是往来使介必給劄子安有無劄子者耶小邦例以水路轉漕王京此外只是漁釣之人安有乘舟成隊往来者耶帥府舞辭申覆擅置脫脫禾孫又耽羅達魯花赤擅置站赤於羅州海南願善為數奏東寧府元是小邦祖宗所都崔坦等奪而據之祖宗祠于祭

享皆廢願還其尺土俾修孝祀曾奉聖旨已
未以来驅掠人許令放還年前又有省旨
北京東京路東寧府庚午年以来逃誘虜掠
之人亦令刷還追令無一人還者願更令刷
還其有累世居住不便移徙者於東京路圓
聚以充公主行李廝養之役討耽羅珍島時
賊黨子女多為軍官所虜雖從後平民者妄
稱虜獲強充驅役願令禁止小邦道里遼遠
事有要急必馳馹以聞然請劄子於達魯花
赤然後得遣或致遲誤望依諸駙馬例亦許

自給劄子西海道内谷州遂安兩城往年投
于搭察兒大王大王使吉里歹来點民户尋
有省旨高麗附屬國土不宜點户今崔坦等
逐去本國差遣官吏擅自管領殷栗縣本不
投于坦坦等奪而據之是何理耶小邦諸島
皆陸地不遠上國所遣罪囚固難安置今又
欲以耽羅所放罪囚移置諸島恐生變乞
令依舊仍使官軍監守本國人鄭喬家奴居
東京與斜米寨鄉老高妻舍等六人到王京
捕獺窟伏山谷驅掠人物牛馬而去巡馬所

捕得一人遼陽人潛行驅掠常々有之今韋
捕得望罝重法以戒後来時達魯花赤依蒙
古制置廵馬所每夜廵行禁人夜作○王上
壽于帝帝使樞密副使孛刺問官軍騷擾状
忻都在側曰吾軍所以撓民王如知之今可
言矣王曰甪麾下因方慶事侵吾兒家吾兒
家尚未免况百姓乎汝等許予以不能安集
百姓汝之騷擾如是烏能安集哉謂孛刺曰
予不忍與此輩共處帝賜臣一區地臣率吾
民以来盡力杦上臣所願也孛刺曰帝只問

官軍騷擾耳王何至如此奏乎帝又使哈伯
孛剌諭王曰告方慶者二人皆死無可對訟
朕已知方慶冤赦之又命罷忻都茶丘軍種
田軍合浦鎮戍軍皆還王将退復召至前曰
成吉思皇帝嘗曰人苟小有孝心天必知之
爾欲享我将汝一瓶酒一碩米以來是亦孝
也王曰臣嘗奏請召還茶丘軍不勝惶恐今
盡召諸軍還感祝萬壽而已帝曰此事何足
恐乎可恐者有二妄言與違言是也汝善治
汝民毋為諸國後世所笑王曰諸軍還時恐

有驅迫良民者請禁之帝曰我既有言誰敢
将汝一民来耶王曰願得上所信親韃靼一
人為達魯花赤帝曰何必達魯花赤汝自好
為之王曰小邦亦請依上國法㸃户又請留
合浦鎮戍軍以備倭寇帝曰何必留之其能
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鎮撫倭寇
不足畏也若㸃户則可自為之又曰天漸寒
馬将瘦及野草未枯可還國哈伯孛剌謂忻
都曰汝軍士有以高麗民稍為妻黨挾帶而
来者汝其不怕聖旨乎又謂王曰征躭羅耽

羅時官軍所虜者王亦不爭也○帝賜王海
東青一連駙馬金印鞍馬皇后賜公主彩段
一車使怯薛旦安兗丘護送至北京命金方
慶隨王還國皇太子亦遣人餞之皇子脫歡
皇女忙哥歹皆至諸官人以達達歌舞侑觴
王使忽赤能歌者歌感皇恩曲以酬之王遣
金周鼎張舜龍于西海道趙仁規印侯于慶
尚道金天固于全羅道命曰諸軍還除父母
許嫁妻室外餘皆勿與俱還仍屬天固為內
侍舌人為內侍自天固始○八月洪茶丘北

還謁王于道獻馬○九月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經歷張國網北還謁王于道國網曰前者秋蒲當還王報都省留之于今七年今達魯花赤元帥及軍官皆還一國之福也國網處事淸平多所裨益○遣譯者校尉崔奇上書中書省曰向蒙聖旨令軍官盡還且勑忻都曰軍人稱爲妻家族黨挾帶而來者汝其禁之今官軍不能聽信伏望特降明斷令本國官吏與官軍共刷○命日官文昌裕伍允孚等卜地西京爲避暑之所○乙巳王與公主

至自元凡國家弊事王奏請除之國人頌德感泣○叅文學事金坵卒坵善屬文掌國文翰時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事措辭皆中於理回詔至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美之以不見其面爲恨坵悃愊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謚文貞○冬十月幸王輪寺還過造成所杖判觀候署事伍允孚以不早消營宮日也允孚曰擇日者欲避凶而就吉也脅而擇之即如勿擇臣寧就戮不敢阿旨○以金

方慶爲僉議中賛上將軍判監察司事賜銀
十斤○流李汾禧于白翎島李槢于祖忽島
尋殺之槢恃王寵任政令有不便者必爭之
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皆杜絶其徒常切齒
會韋得儒事起擧國洶洶汾禧夜譖詣茶丘
訐事槢亦勸王曰此自金方慶事宜勿預知
國人謂汾禧兄弟有二心王之入朝也金周
鼎朴球廉承益屢陳其端而中郎將崔深證
之至是周鼎等因內僚諷王名方慶案議遂
流二人或曰茶丘聞之必告都堂推明其事

不如殺之遂皆籍其家沈于海槢臨死曰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〇流茶丘黨清州牧使孫世貞錄事池得龍等十六人于海島〇賛成事判典理司事柳墩辭職以中賛金方慶判典理司事朴恒叅文學事薛公儉爲密直副使〇新置必闍赤以朴恒金周鼎廉承益李之氐等爲之又以內僚鄭承伍等五人爲申聞色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行周鼎建議曰今宰樞既衆無適謀攸宜必賓必闍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

啓事當更擇人爲申聞色而罷其餘使承益
之氏諷王遂爲此法自是恒等常會禁中叅
决機務時稱别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皆不
平之○中贊金方慶享王　仁壽康宫于馬
堤山○十一月王與公主幸壽康宫觀獵○
遣諸道計點使○命大將軍金子廷將軍車
得珪祇候尹諧爲别監與監察别監雜考大
府歲入以減其費時大府以内僚口傳及内
侍院傳請府藏殫竭注簿私假猶不能支
至有剃髮爲僧者金周鼎謂諧舊爲内侍其

於傳請必能撙節出納子廷得珪內僚之首可以抑群竪口傳之弊請王行之其後口傳愈多傳請益繁內僚爭引例求爲各司別坐莫之能禁○十二月元遣斷事官速魯哥来問殺李汾禧兄弟流池得龍事及刷取種田鎭戍軍妻盖茶丘許之也○辛卯王如元○速魯哥以金方慶許珙還公主使人言曰王既入朝國家空虛方慶珙有帝命則可與去否則不可速魯哥欲還之金甫成不聽甫成本北界人也自其父叛入遼陽爲茶丘腹

心與汾禧槢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以来凡
所以詰我者皆其謀也○改折給禄科田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七

己卯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八

高麗紀

忠烈王二

五年（宋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宰樞享公主酒酣諸王宰樞皆起舞○鷹坊及忽赤享公主○公主結層柵于宮中燃千燈又令伶人奏樂達曙○王謁帝帝使御史大夫月烈倫樞密孛刺必闍赤忽禿哥兒闍兀等諭上曰忻都茶丘奏鎭邊種田軍還時妻子皆爲官吏所留不遣又金方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李

汾禧兄弟每欲沮之方慶諷王殺之是否王
對曰去夏奉聖旨歸國差官與帥府考軍官
妻妾婚書有無依例點刷非敢擅留其汾禧
兄弟之事在江華時汾禧父常事權臣金仁
俊後與林衍謀殺仁俊衍擅廢立以危社稷
皆汾禧謀也及臣襲位汾禧兄弟無事不從
臣命懲其罪以戒後來甬速魯哥茶丘金甫
成在傍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
安可擅殺我若妄言罪在必死孛剌問二功
茶丘曰至元庚午帝遣禿輦哥國王趙平章

與元王至高麗使復都古京林衍子惟茂拒
命汾禧與鄭子璵先入江華誅討之奉王妃
率國人來松京其明年予領種田軍駐京南
奴軍功德崇謙等謀作亂汾禧執其黨一
人以告王與達魯花赤掩捕誅戮以安百姓
此二功也王曰茶丘言吾若妄言罪在必死
令其言皆妄如何庚午之事禿輦哥請遣使
江都諭官軍壓境之意於是以汾禧與惟茂
深交可以說之令與鄭子璵往大將軍宋松
禮將軍洪文系將誅惟茂名汾禧計事汾禧

杜門不出松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来松京以待吾父子汾禧從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告戍功帝賜松禮等鞍馬以賞其功汾禧果有功宜不與於此賞予功德崇謙之亂人有告者汾禧適以是日入直故使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汾禧其有何功茶丘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禧兄弟俟猾多機變不可不知若黜其爵位祗速禍亂故循資授職以觀其变罪既貫盈稟聖旨誅之我國之事何預於汝茶丘不敢復言只以軍

人妻子一百二十八人為請茶丘子為孛剌
執鞭之豎孛剌頻右茶丘王曰若以分揀軍
人妻子為不法縱軍人脅良民子女強娵之
可為法乎月列倫等以奏帝曰軍人妻有兒
息者歸其夫國人官高有罪者申奏而後罪
之因命王歸國○二月丁亥王至自元○三
月作新宮于竹坂洞撤民家三百餘戶○以
尹秀為全羅道鷹坊使遣元卿於慶尚李貞
於忠清朴義於西海稱為王旨使用別監初
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集逋民稱為伊里干

伊里干華言聚落也按察及州牧郡守所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秀等諷王奏帝各受聖旨於是鷹坊牢不可罷今又稱使及別監而其權益重○教曰予聞有怙權昧理擅奪人田民者又有托勢得官超資越序者甚無謂也脫或不改非惟其人所托附者亦皆罪之其含冤抱屈者無論貴賤尊卑宜各上書駕前聽訟官遷延不決必罰無貰○改都兵馬使為都評議使司凡有大事使以

上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事元以来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為合坐〇王取人家鴿子納于壽康宮李之氐車得珪言其不可遂還之〇王以田民之訟積年未决命左司議權呾將軍崔有渰及監察與法司推决無滯〇夏四月置王子滋于忠清道牙州東深寺避世子也〇遣中郎將鄭公如元請置伊里干帝賜王海青圓牌〇五月流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諫李行儉于海島弘美等不署正郎林貞杞奉議郎高密告身貞杞等托鷹坊以王命

督署之而不從故也密妻善釀每以酒媚權
幸因以得官○用樂祀新殿鷲尾
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
不智况用樂以祀尾鷲乎
六月罷左司議權旵晉州牧副使崔旵初旵
爲慶尚道按廉以晉州守白玄錫重斂內衣
襨綾羅絲價布匃之減其價及旵守晉所貢
綾羅益慶王使元卿考問邑吏以旵減絲價
對故並罷之宰相言旵爲民除弊今罷其職
自此孰有憂民之弊者乎尋復旵職○元中

書省令造戰艦九百艘○都評議使言今年
正月帝令於朝聘路次置伊里干以供役使
尋遣塔伯海等就瀋州遼陽之間給土田標
定四至其鴨綠江內令本國自置兩所請於
所賜之地刷各道富民二百戶徙居之擇副
戶長別將等爲之頭目各管五十人五年而
遞所徙民父母兄弟留鄉者復之頭目之有
功者賞之從之○秋七月慶尙道按廉使奏
長史趙阡嘗爲一善縣令與密城人謀叛今
雖革面不可使立於朝請罷職從之○初帝

遣使日本王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梢工上左
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
逃還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遣密直副使
李尊庇將軍鄭仁卿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
省曰前者遣趙仁規等稟修造戰艦事并請
勿令元帥府監督茶丘與我有隙若使監督
民必驚散未易濟事乞善奏天聰○九月王
遣許珙于慶尚道洪子藩于全羅道爲都指
揮使修造戰艦又遣權呾於忠清道爲都指
揮使朱悅於慶尚郭汝弼於金羅禹濬冲於

西海崔有侯於東界交州爲計點使初都評議使言太祖奠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来兵饉相仍倉儲縣罄橫歛多逋户衆宜括民户更賦稅由是累𤍠計點使而未見效及東征之後𤍠民爲兵故復有是命且令計點使勿得拔使內庫處干悅汝殉不肯從竟罷還○冬十月元遣丐丹赤塔納来督修戰艦又遣樊閏點視站駅王命廣平公譓與塔納等督修戰艦于慶尚全羅道○王獵于南郊謂康允紹李之氐曰夫獵馳騁從禽宜

視險若夷汝等擇地而行安能多獲自今可
數獵以閑習之○十一月癸丑火星食月文
昌裕伍允孚泣白于王曰火星食月實非常
之變非飯僧事佛所能禳也願愼厥施爲以
消災變王與丞旨金周鼎司議鄭可臣議命
宰樞臺省論時政得失實封以聞是日放造
成役徒允孚語典法揔郎朴仁澍曰典法決
訟何多留滞耶仁澍曰內教判旨如雨安得
不滞允孚以告王王使語仁澍曰我非以偏
聽必右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爲剖决

故命之耳豈為私耶仁澍對曰若無判旨內教而臣挾私決訟則罪當死矣○十二月流監察侍丞崔有渰于大青島以論時務直言忤旨也丞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渰勵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

六年（元至元十七年）春正月忽赤享王于新殿○二月忽赤及鷹坊享王○幸壽康宮公主謂王曰王與羣小從禽無厭何也趣命駕將入城卽哥歹固請乃止○三月印侯高天伯與塔納還自元至吧嶺站筅津等縣人設晝食告

塔納曰吾邑民盡隷鷹坊孑遺貧民何以供億待死而已塔納來責宰相曰東民獨非天子之赤子乎困苦至此而不之恤朝廷馳一使以問何辭以對宰相白王請去鷹坊之弊王怒欲請囬回之見信於帝者來管鷹坊令宰相不敢復言趙仁規力諫之公主亦言不可乃止○以檢校大將軍吳光札爲明仁殿侍衛將軍賜紅鞓光札子僧祖英有寵故有是命○諸王宰樞享王于新殿○監察司言頃在江都貢賦粗足今左右倉之入頓減而

又置大坊厨及外滲色鞍色阿闍赤等冬所
賜食皆仰給右倉請除之且修宮室今已三
載而朝士無僕隷者至買祿牌雇傭赴役或
有躬自執役者亦請除之以竢農隙又諸道
按廉使别監今皆憑藉上供斂民紬苧皮紙
脯果等物賂遺權貴請皆理罷王謂丞旨鄭
可臣曰楮生於地何獘於民可臣曰臣嘗管
記全州目見其民造紙之苦今蒙採擢至此
用紙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紙貢○囚監
察侍史沈諹于巡馬所流雜端陳倜侍史文

應于海島既而釋之時謁等言國步多艱天
旱民飢非遊畋燕樂之時也殿下何其耽于
遊畋不恤民事耶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
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如不得已止令
將士延獸平原登高臨觀不亦可乎又忽赤
鷹坊爭設內宴剪金爲花盛綵爲鳳窮奢極
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費於無用孰
若遵上國之淡簡而爲供聲樂則斥委巷之
俚音進教坊之法曲一國之望也上將軍尹
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

英溪織無行出入卧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
以勵其餘丞旨趙仁規以狀聞王將聽納秀
及祖英相與譖之遂大怒令將軍朴庇池允
輔等鞫謁于崇文館問首發此議者闕木索
寘碎尾股間迭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謁終
不言遂囚于巡馬所流倜應于海島罷殿中
侍史李承休翼日王見殿後杜鵑花題詩令
詞臣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漬等和進文鄭等
曰殿下示天章令臣等賡載萬世之幸也沈
諹敢忤上旨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之類乞賜

寛貸以彰右文之美王曰諫諍省郎之任監
察司諫君是非非其任也又其言不避欲問
倡議者耳今為卿等宥之即令釋之尋又釋
倜應等謫蹇諤無他莅官中外皆有成績初
為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
云爾不為錦城神堂巫必殺爾父母我懼而
從之遂與縣人孔允丘通作神語曰我將往
上國必伴允丘行羅州官給傳馬一日郵吏
急報都兵馬使曰錦城大王來矣使驚怪有
羅人仕于朝者具神異諷王議欲迎待所過

州縣守皆公服郊迓廚傳惟謹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夜謁使人覘之女與允丘宿遂捕鞫之俱伏及除侍史慨然以振綱自任至是遭譏挫辱言路遂塞○教曰今之儒士唯習科擧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授國子乃以正郎崔雍等七人爲經史教授○夏四月發兵糧二萬碩賑全羅道○元平章阿哈馬求美女王遣中郎將簡有之以殿直張仁冏女歸之阿哈馬以非名族不受更

以摠郎金洹將軍趙允璠女歸之○以慶尚
全羅道饑遣將軍金富允如元告糴中書省
借兵粮一萬碩至秋償之又加糴一萬碩○
王與公主幸新宮木匠曰役徒三年不得一
日之息妻兒何以為生今當農時乞且放歸
不聽○五月王以詩賦親試文臣取書籍店
錄事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內侍王留意詩
文親試文臣中者謂之殿試門生待遇異常
殿試之制唯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得幸於
王請不限登第久近并赴將其姪子宜等試

藁達王請折糊封定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宜爲首餘皆親舊王名朴恒令與祖英第高下祖英恐事不濟乃言日者上見子宜詩賦等已定乙科何必改爲恒遣中使白王請與旋題貟郭預等考定及牓出趙簡居首皆非祖英所定

臣等按科舉糊名之法始於元宗其制至嚴且公其主司試恒者則有貢舉知貢舉二人必用當代文臣之重望者爲之忠烈專尚詞賦立親試殿試之法已非舊制

矣祖英何物老僧乃以己意變易殿試之
法而紛更之王又言聽許行使之益驕且
濫旋去糊名之法不論人才之賢否舉業
之請粗一切皆取子姪親舊而舉之夫設
科取士將欲致用也故古之明君任主司
惟其人崇雅黜浮遴之公擇之精得人為
盛今王以斯文權衡之重假之異端匪人
之手徇私廢公大毀遴舉之法不有朴恒
郭預遴取之公則老髠之術終必得售而
所失尤益甚矣惜哉

倭賊入固城漆浦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
島又遣忽赤巡馬諸領府二百人分守于慶
尚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乃遣大將軍印侯
郎將池瑄告于元○召文臣及殿試及第示
御製詩令刻燭和進○六月新宮成號曰膺
慶○遣將軍朴義如元獻鷂又奏曰東征之
事臣請入朝稟旨帝許之○大將軍金琿與
上將軍金文庇善每至其家圍碁其妻朴氏
從窗隙窺之嘆其美琿聞之遂屬意焉未幾
文庇死琿又喪妻朴遣人請曰吾無子願得

君一子養焉且曰事有面陳幸一来琿因往
通焉監察重房交章極論流于海島又流朴
氏于竹州○秋七月僉議中贊金方慶上章
乞退教諭不允○八月王如元至上都謁帝
以七事奏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
師二減麗漢軍使闍里帖木兒益蒙軍三
勿加茶丘職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闍里帖木
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
五上國瀕海之人幷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
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閲軍帝曰

已領所奏時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東征
畫策茶丘曰臣若不擧日本何面目復見陛
下於是約曰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
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一岐
島两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九
月丙寅王至自元◯元遣也速達崔仁著以
水韃靼之在開元北京遼陽路者移置東寧
府將以赴東征◯冬十月閔七品以下時散
官能赴征者◯也速達自慶尚道還言於宰
相曰南民糴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

尙苛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民卽天子之民也可使如此耶中贊金方慶以聞王曰程驛別監李英柱常言朝議以栲掠爲不法又禁贖銅誰肯從令也速達此言豈指此輩耶方慶對曰按廉使權宜暴歛酷刑請正其罪以紓民怨丞旨廉承益素與冝善嘗薦爲按廉冝倚勢作威無所顧忌至是承益佯若不與交親乃曰冝之凶暴若此始也誰使爲按廉子宰樞復以也速達言告于王曰乃罷冝及英柱仍命諸道按廉毋得酷刑冝險佞無托內

僚求使四方慘酷厚斂嘗爭妓殺晉州人鄭
延僉議府又劾流之○金方慶復請老王曰
今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寘元帥苟
以無功業者請之帝以為如何遂不允○十
一月閱三官五軍○塔納哈伯那亨王于新
殿○遣右丞旨趙仁規大將軍印侯如元上
中書省書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
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
萬以至機械皆備庶幾盡力以報聖恩又竊
念諸侯入相古之道也遼金兩國冊我祖先

爲開府議同三司予亦猥蒙聖恩曾拜特進
上柱國諸侯而帶上國宰輔之職古今有例
伏望善奏凡行省軍國之事必與我商確施
行至於遣使赴朝亦必與賤介俱往小國連
年不登民皆乏食除見在兵粮七萬七百二
十七碩外公私俱竭歛及中外粗備四萬碩
過此難以應副竊計一萬軍一月糧凡三千
碩若軍至三四萬其濶端亦赤且不少梢工
水手亦不下一萬五千近得行省牒將以明
年五六月發船我國無歲五六月霪雨不止

小有西風海道霧暗儻或淹留時日未即發船恐軍民一時乏食若不預先申覆後有闕誤利害非輕小邦地褊人稀軍民無別今更加簽軍四千七百恐將難以充額顧以耽羅鎮戍軍一千補之我國弓箭甲冑不足乞賜甲五千弓五千弓弦一萬且兵船九百艘當用梢工水手一萬八千至發農民僅得一萬五千其不足三千於何調發東寧府所管諸城及東京路沿海州縣多有梢工水手伏望發遣三千補之小邦軍官曾於珍島耽羅日

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前功令
金方慶得參元帥府勾當朴之亮等十人爲
摠管趙抃等十人爲千户金天祿等二十人
爲摠把又賜朴球金周鼎虎頭牌以勸來効
○元遣張獻以絹二萬匹來市米以充兵粮
○金方慶復上章乞退不允○遣金方慶如
元賀正○十二月趙仁規印侯還自元帝册
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賜印又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
球金周鼎爲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賜

虎頭金牌印趙仁規為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兼脫脫禾孫賜金牌印朴之亮等十人為武德將軍管軍千戶賜金牌印趙抃等十人為昭信校尉管軍揔把賜金牌印金仲成等二十人為忠顯校尉管軍揔把時征日本戰艦軍粮器仗令本國一切幹辦而遣元帥忻都右丞洪茶丘監督君臣拱手聽命力不能堪朴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乃有是命萬戶千戶百戶俱受宣命符信使忻都等不得自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皆自恒出

辛巳

七年元至元十八年春正月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芻豆○二月宰樞享王于壽康宮○律學助教全子公嘗為安東法曹受賄見劾賂承旨廉承益復其任邑人前郎將權文卓訴子公贓罪令其婢壻蠻商告僉議府承益托王命囚文卓及蠻商殺商以滅口承益權傾一國臺諫若罔聞知○金方慶還自元帝賜方慶弓矢劒白羽甲又賜弓一千甲胄一百袢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鷹坊與內僚享王賜米百斛助其費○

遣將軍李仁如元請減軍粮〇改人物推考
都監爲會問司丞旨趙仁規以王京斷事官
兼領之〇丙戌造成都監灾時請元木匠以
修宮室民不堪苦人以爲天示灾以警之〇
庚寅龍化院池魚死浮出莫知其數伍允孚
言甲戌年東池有此怪而元宗晏駕請王修
省允孚質朴每以灾異切諫不諱王憚之〇
内僚河淌稱旨取國贐庫金銀細紵分賜嬖
幸皆朝覲盤纏科歛者也〇三月承旨廉承
益請以其家一區爲金字大藏寫經所許之

初承益恃寵私役其人構此家惧公主見責
有是請◯命軍簿判書朱悅伴判萬户如合
浦悅勁直奉使四方公廉一節見諂佞者雖
尊官必罵之判聞其名不敢犯◯元帥金方
慶萬户朴球金周鼎等率師向合浦◯元遣
忻都洪茶丘來時我
翼祖亦以朝命自東北面來見王至于再三
益恭益虔王曰卿本士族豈忘本乎今觀卿
舉止足知心之所存矣◯元賜駙馬國王宣
命征東行中書省印先是王奏曰臣既尚公

主乞改宣命盃駙馬二字帝許之○王與忻都茶丘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元以来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茶丘不敢抗禮國人大悅忻都等遂往合浦○公主聞皇后訃音遣中郎將鄭公如元請奔喪科歛銀学又選良家女○夏四月丙寅朔幸合浦○教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庚寅公主如元至懿州帝勑還國乃還○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師征日本○以京城饑民菜食無塩限九月

蠲鹽稅○辛酉忻都茶丘金方慶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金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彦康師子等死之諸軍向一岐島船軍一百十三人梢工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于元○六月金方慶金周鼎朴球朴之亮荊萬戶等與日本兵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棄馬走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翌日復戰敗績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凡三千餘

人忻都茶丘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必會于一岐嶋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粮盡其將奈何方慶默然經十餘日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賫三月糧今一月粮尚在俟南軍来合而攻之必滅島夷矣諸將莫敢復言既而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

○慶尚道王旨別監蔡謨厚歛於民饋遺扈

從權貴又以油蜜遺內豎梁善大善大不受
執其人以徇◯元遣兵三百騎来戍合浦◯
秋七月帝令耽羅鎮戍軍五十人出陸耕種
◯己酉王至自合浦◯金方慶使中郎将朴
昷奏諸軍至大宰府累戰交綏而退蠻船五
十艘随至復進戰因獻所獲甲冑弓矢鞍馬
等物拜昷攝将軍◯八月丁卯王與公主幸
慶尚道甫州副使朴璘安東副使金顔迎迓
供億極豊侈左右譽之安東判官李檜惜民
力省浮費又屈於進退内僚皆毁之於是移

檜於甫州璘於安東接廉閔萱為客自衛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接廉○贊成事朴恒卒恒春州人初蒙兵陷州恒自京往視失父母所之積屍中得貌肖者輒收瘞凡三百餘人後聞母彼虜在燕再往求竟不得恒能文章長於吏才寬厚善接人但臨事自用不恤人言舊例每當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塡門及恒掌銓注始留宿政房至除授訖乃出遂以爲常然其所擢多其恩舊人以此短之○閏月遣左司議潘阜労忻都茶丘范文虎忻

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
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庚申王與公主至
自慶尚道○九月元陞僉議府為從三品賜
印○冬十月元置鎮邊萬户府於金州等處
以印侯為昭勇大將軍鎮邊萬户賜虎符及
印張舜龍為宣武將軍鎮邊管軍摠管○發
龍門倉兵粮給領府○十一月教曰每月初
八十五二十三日及帝生年乙亥日禁刑戮
宰殺且放衙○十二月教曰寡人嘗為世子
入朝京師羅裕池允輔金應文鄭仁卿車得

珪金富允李之氏黃龍金義光梁貯周碩金
位良等有侍從之勞昔賊臣林惟茂擁兵江
都以非命贊成事致仕宋松禮前樞密院副
使洪文系知密直司事宋玢大將軍金之氏
奮義掃蕩功在社稷其並議賞典○以昇平
府使崔碩爲秘書郎昇平舊俗每邑守替還
必贈以馬太守八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所
擇及碩還邑人以故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
能至京足矣何擇為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
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來是

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
爲貌辭耶并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絶州人
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八年元至元十九年春正月賜王旨使用別監林貞
杞慶尚按廉閔萱等帶紅時人語曰如今邑
宰紵朱紱盡是生靈血染成○印侯張舜
龍等與鷹坊享王○元罷征東行中書省○
二月忽赤享王于竹坂宮及暮王御南門中
賛金方慶醉騎而過即命囚尋釋之○元遣
蒙漢軍一千四百来戍耽羅○王獵于西郊

又獵于馬堤山○蠲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
○三月以判三司事韓康密直副使金伯鈞
為宰樞所司存時兩府皆顧望退托莫適謀
事故置司存六月而替○遣上將軍印侯戍
合浦○夏四月元遣不入思馮元吉来勘兵
粮又以東征軍敗遣兵三百四十戍合浦六
十守王京以備不虞東征時所支兵粮十二
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碩○遣同知密直司事
朴球鎮合浦○五月王與公主御涼樓命忽
赤鷹坊擊毬勝者賞以銀瓶○宰樞享王○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㳟李平養鷹王日必一再至二人殺城中雞狗無筭○六月䆠軍揔把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還遣上將軍印侯郎將柳庇送于元○都評議使司榜曰民生之本在於米穀白金雖貴不救飢寒自今銀瓶一事折米京城率十五六碩外方率十八九碩京市署視歲豐歉以定其價○秋七月公主有疾遣散員髙世如元請醫巫○移御齊安侯第自是移卒幸私第及寺院或日再移○大司成白文節文鄼文詞富贍爲一時所

推不以才自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僉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閤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常若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八月靈通寺僧洪坦以私憾告中贊致仕柳璥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勣林庇等有異謀王下巡馬所鞫之坦坐誣流海島○元賜駙馬國王印○乙亥王與公主畋于忠清道渡臨津公主怒曰遊畋非急務何為引我至此王無以對○丁丑王次于安南公主責

尹秀曰此地無鵝鶻何誘王遠來又謂王曰惟遊畋是務奈國事何王慚憤露坐於外將軍朴義獲一鶻以獻王大悅賜衣一領○人物推考別監李英柱告王曰大臣及內僚多置田莊為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具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監察侍史權宜將鞫之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益及諸嬖人皆怒衆謗紛然王田是頗不喜英柱遂寢其事時鷹坊怯怜口及內竪賤口皆受賜田多至數百結少不下三四十結誘

民為佃凡人田在四至中者并收其租州縣
賦稅不輸升合守令若繩以法即譖王抵罪
承益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氏鄭
承伍朴卿尤甚○冬十月癸巳王與公主至
自忠清道○全羅道按廉使林貞杞進橘二
株用十二牛曳八禁中柯葉皆枯○十一月
元遣禿渾賀仲議來修戰艦復征日本也遣
知密直司事宋玢于慶尚道同知密直司事
金伯鈞于全羅道密直副使禹濬忠于忠清
道判司宰金之卿于西海道董之

九年元至元二十年元春正月遣郎將仇千壽如元覘東征緩急至平灤州見修戰艦乃還○二月尹秀李貞元卿朴義等勸王又獵于忠清道世子年九歲忽泣下乳母請其故荅曰今茲百姓困窮又當東作之時父王何為遠獵王聞之曰小兒怪哉獵期已定不能聽未幾公主得疾不果行朴義在側世子顧謂曰每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靦而退○元遣東千李良茂送楮繈三千錠為修戰艦費本國人庾賙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匆遣蒙古
軍又令高麗備兵粮二十萬碩帝許之禿魯
花金忻等謂賙曰汝非黔爾資諒之孫耶而
欲壞國家如此賙曰汝國王如泥塑佛耳尹
秀李貞元卿朴義梁善大等剝民所取亦足
以備軍粮我欲去左右姦臣復正三韓也○
王用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丞旨鄭可
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
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户不與軍事今殿下親
試儒生登庸賢俊可謂千載一時也而欲使

褒博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虧盛德王然之◯三月中郎將柳庇自元還言帝徵江南軍將以八月征日本◯重房謂東征軍往往有撤屋而逃重房請奪田以與從軍者四鄰不告徵白金一斤舍匿者二斤又遣部夫使于諸道◯令諸王百官及工商奴隷僧徒出軍粮有差◯遣使諸道備兵粮造軍器修戰艦◯遣副知密直司事趙仁規如元請減軍粮帝曰人言汝國足備二十萬碩若誠不能量力爲之◯遣人捕鷹於東界尹秀李貞

元卿朴義分遣其屬于諸道稱捉鷹別監可
不勝數秀以鷹犬得幸管鷹坊得至軍簿判
書侍勢為惡無所不至至是暴得疾起立奮
拳撞墻壁大呌曰狐兎麋鹿胡噉我肉遂死
○夏四月忽赤享王于新殿○元遣塔納阿
孛禿剌來督修戰艦○東界杆城人宋蕃告
於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尚為國
人所有計其畝可得四萬碩請充東征軍粮
中書省遣人徵之王問宰樞曰朝廷以蕃之
言益發軍粮四萬碩奈何對曰前者庚賜請

賦二十萬碩家抽戶歛至於煢獨僅得四分之一若增四萬何以辦之宜更遣人奏請○戊申夜有物赤如火大如斗漸廣如席墮于順昌宮流星相繼而隕旣而風暴作起火宮中焚蕩無餘王名文昌裕伍允孚曰常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耶對曰天譴章章此猶爲小災也○五月王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魃爲虐欲罷鷹坊卿等各言時政得失印侯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

臣等按古之聖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曁

鳥獸魚鼈咸若今王淫于逸于畋般樂怠
敖罔有紀極衆嬖群佞之徒從吏導之始
置鷹坊分遣悪少于諸道馳騁弋獵於稼
穡場圃之中民皆蹙額而物亦無有噍類
起怨傷和旱魃為灾無足恠哉王幸一悟
欲罷鷹坊此正悔心之萌庶幾改之之時
也為左右者宜將順其美極陳遊畋之不
可荒灾讒之所由来開悟君心可也而人
皆緘口結舌無一直救者卒使姦諛憸佞
如印侯者得幸胸臆沮王為善之心使宿

弊不祛而佞固不足責當時宰執可能追
謂吾君不能之罪乎

鄭仁卿等還自元言帝寢東征王命罷修艦
調兵等事○六月元冊王爲征東中書省左
丞相○王與公主幸妙蓮寺又命脩玄化寺
時廉承益每勸以浮屠法於是遊畋稍踈○
秋八月召還王弟順安公悰于仇音島○王
獵于白州○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
内僚李之氐請賜土田世子謂之氐曰汝非
田亦不爲貧之氐慚而退舊制凡受王旨者

必先關於丞旨酌其可否白而行之至是內
僚皆先得請乃使丞旨署名○九月耽羅達
魯花赤塔剌赤還自元享王獻二馬求婚以
內侍鄭孚女妻之○王獵于馬堤山○遣正
郎魏文愷郎將金位良如開元路推刷人物
雅城人賂位良馬不受王聞而嘉之賜馬二
匹○伍允孚言天變可畏請設消災道場鄭
可臣謂廉承益曰天變豈浮屠法所能禳哉
盍請修德承益曰吾豈不知然難言也○冬
十一月流典理正郎尹敦郎將吳叔富于海

島初敎叔富等言用事臣廉承益可斬護軍曹允通聞之以告命宰樞鞫而流之籍其田民分賜宰樞近臣○十二月中賛金方慶乞退加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上洛公致仕

十年（元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副知密直司事廉承益爲慶尙全羅忠淸道都巡問使○夏四月庚寅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從臣僚一千二百餘人賫銀六百三十餘斤苧布二千四百四十餘匹楮幣一千八百餘錠○六月元遣闊刹帖木兒領兵來戍濟州○秋七月典

法判書金㥠卒時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
爲隸民訴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㥠
與同僚知其冤不能違旨唯郎李行儉死執
不可會疾作在告㥠等遂斷爲隸有人夢利
刃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吏明日㥠發背疽
而死其後同僚相繼而死惟行儉獨免

臣等按法者所與天下共不可以一毫私
意間之當一聽於天而已蓋天視自我民
天聽自我民天雖蒼蒼在上與民若不相
親其理實無間也今貞妃之認民爲隸民

之抱屈不伸天之視聽昭昭在上惛等屈
法聽斷而獲罪於天行儉守正不阿而獨
免於禍福善禍淫之天道焉可誣哉焉可
誣哉

乙酉

九月甲申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以金周
鼎為文翰學士丞旨李尊庇為監大夫廉守
貞以寵臣承益之兄聚得少府尹知制誥大
将軍李之氏将軍金義先皆以内僚受高爵
銓選甚濫時人譏之○冬十月王獵于平州
十一年元至元二十二年 春正月忠清道安集使李

英柱選忠州官婢有姿色者五人以獻英柱
性貪暴聞忠州民丁香有銀酷刑督納于官
香悉其所有不足借人銀三十餘斤以納○
東寧府千户崔坦來享王

臣等按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況儀與物俱亡者乎高麗氏中葉以後權
奸專恣視君上如敵已尊之不以其道享
之不以其禮無後君臣之分陵夷至於忠
烈弊固益深非獨權奸諸君宰樞享之則
受之使臣省官享之則受下至急赤鷹坊

之享無不受之已失人君之大體今於賊臣崔坦之享曾不小嫌受之何也坦背本國附胡元割國之半而據之噬主之心信然未已其享之也豈真出於誠耶安知陰懷睥睨之心而陽為此區區之禮也哉王何不察待仇讎如腹心甘受其享而不之疑乎如有不測之禍起於尊俎談笑之間王何處之嗚呼危哉

乙酉王與公主世子獵于平州温井供億之費不可勝言時權貴侵奪民田姦民附勢多

免賦役凡諸徵斂平民苦之◯丁酉王至自
平州◯二月宴濟州達魯花赤于正殿賜伶
官祇候金大直犀帶一腰國制伶官限七品
幸臣李貞諷王賜之◯宰樞享王◯王獵于
馬堤山◯夏四月王獵于馬堤山◯五月流
近侍別監金龍劒時李德孫爲慶尙道王旨
使用別監剝民膏血趍受衛尉尹龍劒題詩
驛壁以刺之德孫告于王而流之◯王獵于
金郊◯秋八月王夢見先祖遊望月臺乃命
奏樂于臺◯王獵于馬堤山◯以內竪上將

軍金子廷爲東京副使公主謂王曰予聞東京是王之外家然乎王曰然公主曰家奴爲邑宰可乎南班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廟始公主曰王眞元王之子也王有慚色王留意音律嘗使內豎與伶人鼓樂公主遣人告王曰以絲竹而理國家非所聞也遂罷之○九月甲申王及公主幸南京○冬十月戊申王至自南京時禾稼未收皆爲從騎踐蹂民皆怨之按廉使崔伯興南京副使嚴守安暴斂設宴極豊侈守安勸王幸三

角山文殊窟鑿開新道以勞民力一方騷然
王以守安為能賜三品階○賜郭麟等三十
一人及第同知貢舉左承旨崔守璜事佛甚
篤宴賀客略具酒饌不肉而素王旨別監林
貞杞遺以白粲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
受況民膏乎拒不納貞杞慚怒即以米舟賂
權貴即代守璜為丞旨時人鄙之○十一月
乙酉幸平州温泉○十二月元中書省遣人
来督造船○以同知密直司事宋玢為慶尚
道造船都指揮使又遣使諸道督造船併軍

粮○東寧府千户韓愼崔坦玄孝哲執千户桂文庇管下人等誣以此輩與宰相廉承益同謀欲殺我等以告于遼東宣慰使按察府宣慰使遣人来鞫之元樞密院亦遣使與遼東道按察使僉事等来訊之王遣金周鼎趙仁規柳庇偕元使以承益往東寧府辨之韓愼等伏其誣○元中書省移牒調發軍粮十萬碩